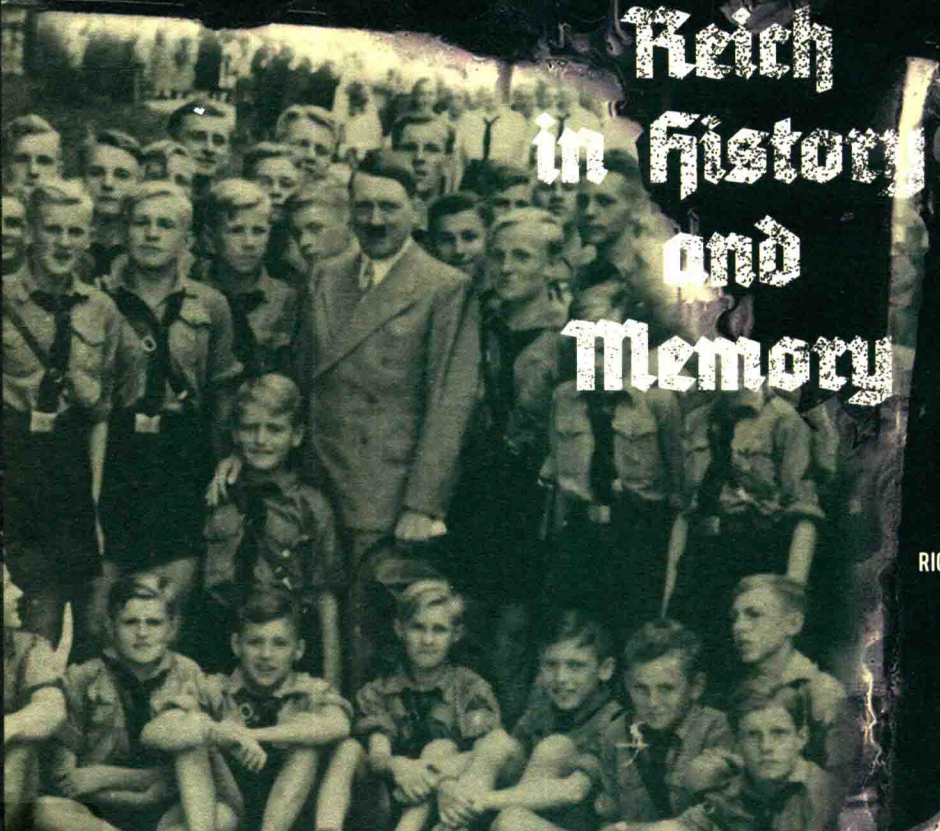


A 150



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RICHARD J. EVANS

历史与记忆中的
第三帝国

[英] 理查德·埃文斯◎著

梁本彬 孙匀◎译

102 82

中信出版集团

历史与记忆中的
第三帝国

RICHARD J. EVANS

[英] 理查德·埃文斯◎著
梁本彬 孙匀◎译

**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 (英) 理查德·埃文斯著;
梁本彬, 孙匀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 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ISBN 978-7-5086-9017-9

I. ① 历… II. ① 理… ② 梁… ③ 孙… III. ① 德意志
第三帝国-历史 IV. ①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4539 号

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by Richard Evans

Copyright © Richard Evans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封面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著 者: [英] 理查德·埃文斯

译 者: 梁本彬 孙 匀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75 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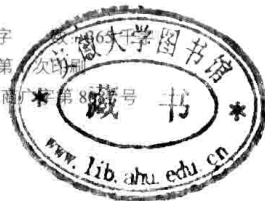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5-825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55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017-9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言

从 20 世纪末开始，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对于纳粹德国的理解，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本书收录的是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对这种转变进行了描述，也对其做出了评述。已知的一些重要转变为研究和写作带来了新的内容。第一个转变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转变”，这是随着 20 世纪末以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俾斯麦在 19 世纪统一德国，人们往往从现代德国这一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第三帝国；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更广阔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第三帝国，将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部分，而第三帝国想要统治世界的欲望则是建立在德国人追逐帝国梦想这一更加深远的传统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忽视了食物供给和粮食短缺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只能从全球性层面去理解。纳粹在东欧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希特勒对美洲大平原殖民地的想象而制定的。诸如克虏伯和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它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书中的一些文章谈及了新视角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这和历史研究中视角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越来越多地把

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放在一个更加广泛、跨越国界的背景之下，不仅要考虑它如何与其他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相互联系，也要考虑它如何受到更大范围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影响。比如，最近的研究认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借鉴了从俄国到法国、从意大利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传统，而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它完全是德国智识传统发展的结果。渐渐地，历史学家们不再把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而是认为这与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种族灭绝行为有相似之处。这时，视角的改变再次带来了益处，但是它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本书中某些文章试图指出的阐释问题。

近来兴起的第三个研究领域——对纳粹社会展开的研究——更是如此。在过去的 15 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提出，纳粹德国似乎是一个依赖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赞许，而非警察的恐怖和胁迫而存在的政治体系。书中不少文章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尽管它增加了人们对纳粹德国的了解，可是人们不应忘记，纳粹德国实质上是独裁政权，它压制民权和自由，对反对它的人毫不留情。纳粹政府不仅压制社会上的局外人，还压制许多地区的劳动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犹太人，特别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并没有受到蔑视和边缘化，反而深受广大民众支持和爱戴。瓦尔特·拉特瑙逝世之后，德国举国悲恸，这足以反映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要知道，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纳粹主义都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性运动。纳粹政权于 1933 年上台执政后，不得不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暴力与宣传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本人，以及向德国人民所宣传的希特勒形象，对于赢得民心至关重要。而最近的研究使人们对

这个形象后面的希特勒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也是了解第三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在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或许就是，历史与记忆越来越多地纠缠在一起了。“二战”之后，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记忆往往是复杂而奇特的。现在，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几乎就无法书写 1933 年至 1945 年期间第三帝国的历史了。那些参与了（有时候甚至是深入参与了）纳粹罪行的重要工业公司和商人，在战后试图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忆。本书中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公司和商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所采取的方式。通常，记忆的转变会以奇怪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在墨西哥的情况一样。甲壳虫汽车最初其实是纳粹的“从快乐得到力量”的汽车，进入墨西哥以后，竟然在 20 世纪末变成了墨西哥的标志。然而，当人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纳粹的恶行、揭露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时，有时候会出现粗鲁和一概而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应当仔细加以区分。一位富商试图隐瞒他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结果被发现了，于是便有人夸大事实，说他参与了纳粹政权最恐怖的罪行；在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几十年之后，职业外交家在制定纳粹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被披露出来，引发了对这些人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说他们实际上鼓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便利（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可恶，但和鼓励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罪责）。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进入鼎盛时期，也走向了最终的灭亡，在这一点上，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一些视角上的变化。现

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二战”的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发生在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彼此影响。正如本书所示，军事历史本身很有启发性，但也需要将其放在宏观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纳粹高层的决策还是普通军官的进取，宏观的背景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近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战后的德国，战后德国与纳粹时期之间的隐秘联系正逐步显露。对几百万不受欢迎公民的“种族清洗”并没有随着纳粹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灭亡后的许多年。不同的是，这次德国人不再是“种族清洗”者，而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城市规划者们设计的乌托邦与纳粹“去城市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看法。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窃来的）的运动愈演愈烈，该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从第三帝国开始，也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消失。长远的视角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至战后时期，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告诉人们，如果记忆要可靠，就需要经受历史的严格检验，至于历史在塑造当下纳粹的集体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则需要进行既充满热情又十分准确的详细解释。

以下的章节都是在最近 15 年写出来的，它们反映了对纳粹德国认识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我把它们汇编成一本书，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这些文章大都是详细书评，以对第三帝国某方面的新研究为起点，进行更大范围的思考。而正因如此，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叠和交叉的部分——我已经尽力在避免，但有些

时候还是无法避免。只有在我自己的原创研究部分，比如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最初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比如第十七章里，我才会尾注中列出参考文献。在本书的第十四、十七和二十四章这三个章节里，我附上了简短的后记，作为对该章第一次出版时评论家们所做评论的回应，或者是为读者指明文中所讨论问题的进一步资料。非常感谢最初刊登这些文章的刊物和杂志的编辑们，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文章，详细情况将在致谢中提到。我尤其要感谢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汇总起来，我还要感谢以专业眼光审读了本书样稿的克里斯蒂娜·L. 科滕（Christine L. Corton）。

理查德·J. 埃文斯

剑桥大学

2014年3月

第一部分 共和国与帝国	1
第一章 种族灭绝蓝图?	3
第二章 想象帝国	16
第三章 1918 年战败	29
第四章 瓦尔特·拉特瑙	39
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柏林	52
第六章 社会局外人	65
第二部分 纳粹德国内部	91
第七章 胁迫与同意	93
第八章 “人民共同体”	124
第九章 希特勒有病吗?	150
第十章 阿道夫和爱娃	159

第三部分 纳粹的经济	175
第十一章 经济复苏	177
第十二章 人民的汽车	189
第十三章 克虏伯的军火	202
第十四章 同路人	219
第四部分 外交政策	253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盟友	255
第十六章 走向战争	268
第十七章 纳粹与外交官	279
第五部分 胜利与失败	313
第十八章 命运攸关的抉择	315
第十九章 “二战”解密	328
第二十章 食物与战争	341
第二十一章 来自胜利的失败	352
第二十二章 衰落与瓦解	364

第六部分 种族灭绝政治	375
第二十三章 帝国、种族及战争	377
第二十四章 “最终解决方案”是独一无二的吗?	388
第二十五章 欧洲的杀戮战场	416
第七部分 余波	427
第二十六章 另一种恐怖	429
第二十七章 城市乌托邦	442
第二十八章 战争时期的艺术	454
致谢	471
译后记	474
注释	476

第一部分

共和国与帝国

第一章

种族灭绝蓝图？

现在，仍然有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风会使人们想起，在19世纪80年代和“一战”期间，德国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拥有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在纳米比亚（Namibia）的温得和克（Windhoek），依旧可以随处买到《汇报》（*Allgemeine Zeitung*），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留在这个城镇的说德语的居民。如果你愿意去纳米比亚的海滩走一走，可以去海滨城市吕德里茨（Lüderitz），你会经过一些废弃的火车站，用哥特式字母书写的站名还赫然在目。你还可以去阿盖特海滩（Agate Beach）享受冲浪的乐趣，不过得小心企鹅。在坦桑尼亚（Tanzania），你可以在湖边小镇维德黑芬（Wiedhafen）待一下。如果你是个商人，想在喀麦隆（Cameroon）大量购买棕榈油的话，你该去的地方仍然是沃尔曼种植园。在加纳（Ghana）东部，那些曾经属于多哥（Togo）殖民地的德国式建筑，现在已经被宣传成了旅游景点。

同样，在太平洋上，你可以环绕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航行，并造访里特岛（尽管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1888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几乎毁掉了全岛）。继续向东，如果你走进萨摩亚群岛（Samoa）的书店，你会看到当地著名诗人摩摩

尔·冯·赖歇 (Momoe von Reiche) 的作品。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中餐馆里，你都可以要一瓶德国风味的青岛啤酒（1903年，德国人在位于青岛的德国啤酒厂里酿造出了青岛啤酒）。而在青岛市区，你会看到宏伟壮观的圣弥厄尔教堂，它是一座复古的罗马式建筑，看起来应该属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北部的某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但总的来说，与范围更大、存在时间更长的欧洲其他海外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质、文化和政治遗迹相比，这些就不算什么了。那些海外帝国在某些时期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球。德意志殖民帝国只持续了30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便土崩瓦解，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土被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瓜分一空。与大英帝国相比，覆灭前的德意志殖民帝国版图狭小，持续时间短暂，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殖民主义宣传者四处游说，想重新恢复帝国的辉煌时，它仍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不过，纳粹分子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更希望去征服欧洲，或者至少是先征服欧洲。

许多年来，有关这个话题的历史著作——以英裔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威廉·奥托·亨德森 (William Otto Henderson) 的著作为杰出典范——往往注重驳斥对德意志帝国的暴力和残忍的指控，据说，帝国的暴力和残忍导致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摧毁和瓜分。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然而，赫尔穆特·布莱 (Helmut Bley) 的著作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在1968年出版的《1894—1914年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South-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1914*) 一书中，再现了德国人在1904年至

1907年之间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部落发动的骇人听闻的战争。

布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20世纪初，殖民政府侵占土地的步伐不断加快，德国农场主因此遭到袭击，大约150名德国移居者被杀害。于是，帝国从柏林派遣了一支由1.4万人组成的军队，由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将军指挥。此人是一名殖民经验丰富、作风强硬的普鲁士军官。他说：“我知道只有暴力才能让非洲部落屈服，用粗暴、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手段进行暴力活动就是我的政策。”他在瓦特贝格（Waterberg）击败了一支赫雷罗人的队伍，之后便宣布，“在德国人的边境内发现的任何赫雷罗人，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处死。在战斗中被抓住的赫雷罗牧人被当场射杀，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沙漠之中活活饿死。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像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一样，深受据称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an）学说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全歼敌人的武装力量。他赞扬特罗塔的行动“无与伦比”，对其利用沙漠完成被总参谋部官方出版物《奋斗》所称道的“使赫雷罗人灭绝”的行动尤为赞赏。

不过该行动也遇到了批评的声音，德意志帝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不赞成此次行动，称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他还警告说，这会毁坏德国在海外的声誉。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客们也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谴责。由于对赫雷罗人采取妥协政策而受到军队排挤的殖民地总督西奥多·鲁特维恩（Theodor Leutwein）向比洛提出了针对此次行动的抗议，并称

种族灭绝行为是“严重的错误”。鲁特维恩因此被解除了职务，不过他认为赫雷罗人应当被征为劳工，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于是赫雷罗人部落剩下的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和纳马部落的人一起，被投进了“集中营”（这是德国人第一次正式使用“集中营”这个术语）。

然而，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位于纳米比亚海岸对面的沙克岛上，殖民政府在岩石地带建起了条件极为恶劣的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参加劳动，他们的食物配给极其有限，还得衣不蔽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干活，如果干活不够卖力，就会遭到皮鞭的毒打。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到海滩上，海浪将尸体冲入有大批鲨鱼出没的海水中。甚至南非的报纸也对集中营里的“恐怖和残忍”提出了抗议。这些集中营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场所。后来当上第三帝国首席“种族卫生学家”的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来到雷霍博特镇（Rehoboth），对镇上居民的混血状况进行了研究（他称这些居民为“雷霍博特的杂种们”）。他和同事们获取了不同种族人的头颅以进行头颅测量研究，最终有 300 个头颅被运回了德国。

菲舍尔总结道，混血的后代（非洲黑人与布尔人或德国移民的后代）劣于布尔人或德国人，但优于非洲黑人，并认为他们适合在警察里的军士阶层、邮政部门和一些其他的分支机构工作。这些相对劣等但仍然有用的种族应当受到保护，对待方式应不同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然而法律采纳了特罗塔的看法，即非洲人是下等人种，他几乎陷于一种病态的恐惧，认为混血会传播疾病。1905 年，法律开始禁止异族通婚，两年之后，所有既成事实的德国人和非洲人之